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的特征

崔宝莹[[1]](#footnote-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02488）

**摘 要：**满语词汇中存在着大量的表示与渔猎概念相关的词，被称之为满语渔猎词。它们依据某一共同的语义特征集聚成了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通过对语义场理论的运用，考察满语渔猎词汇特点，将是一次新的尝试。而文化语义学、认知词汇学得研究方法用来揭示满语渔猎词汇在语义场视域下呈现出层级细密繁多、民族特色突出、交叉性特点的深层原因。将这些词放在一起考察，不仅对满语词汇的研究有所新的启示，还对再现满族早期社会的生活风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满语渔猎词 语义场 层级 民族特色 交叉性

“语义场”是由特雷尔(J.Trier)最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语言中的词在语义上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词汇系统。在一个共同概念的统领下，语言中的某些词组成了一个语义场。”[1]满语中大量表示与渔猎概念相关的词集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场”，我们将其称之为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虽然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内的单词，意义不一定相近，却由一个共同的语义特征连接起来。它们在语义上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将这些词放在一起考察，对再现满族早期社会的生活风貌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通过对满语渔猎词汇场详尽的分析，归纳总结出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特点有如下几点：

一、层级细密繁多

语义场具有层级性，层级细密繁多是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最突出的特征。

特雷尔(J.Trier)把整个词汇场分成若干词场，每个语义又分成若干低一级的义场，依次类分，直至义场的极限，即个别的一些单词。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可以按照语义间的联系，把大的语义场中的一个义位当成一个语义场，划分出下一级的语义场，紧接着把这个次一级语义场中的一个义位当成一个语义场，再划分出下一级的语义场。比如，我们首先将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按照攫取对象的不同分类，将分出狩猎词汇、捕捞词汇和采集词汇，形成一个语义场。如图(1)所示：

满语渔猎词汇

狩猎词汇 捕捞词汇 采集词汇

图(1)

接下来，将这个语义场中的义位狩猎词汇、捕捞词汇、采集词汇分别形成三个语义场，仅以狩猎词汇为例，做出以下说明。如图（2）所示：

狩猎词汇

狩猎方式词汇 狩猎对象词汇

狩猎工具词汇

围捕 射杀 捕杀工具 兽类 鸟类

辅助工具

野鸡 雀……

步射 骑射 弓箭刀 熊 鹿 野猪……

集体围 个人围 网套笼 鹰

压木簲子

往下射 放鹰 公野猪

哨鹿围 下套子 乱射 打鞭 嗾狗 母野猪 海东青

打野猪围 下夹子 右手射 射马箭 粘子 野猪仔 冬青

春日游猎 笼捕 左手射 误了 苗子 一岁野猪 雀鹰……

媒子 二岁野猪……

图（2）

不难看出，狩猎词汇语义场有狩猎方式词汇、狩猎工具词汇、狩猎对象词汇三个义位。接下来，再分别以狩猎方式词汇、狩猎工具词汇、狩猎对象词作为语义场。以此类推，满语渔猎词汇就构成一个层级鲜明而又结合紧密的逐阶逐层式的语义场。

同时，还可以看出，位于层级最高的词最具有概括性，反之，层级较低的词稍显具体一些。 [2]例如，kūwatiki(一岁熊)、jukturi(两岁熊)、nasin(马熊)、sati(公马熊)、nari(母马熊)、suwa nasin(罴熊)、wehe lefu(洞熊)、honiki(短腿熊)分别从动物的年龄、性别、生活习性、外貌形态等进行命名，其义项就较为丰富具体，处于语义场较低层级。这些词的上级词lefu（熊）将它们各义项中的共同义项抽象概括出来，即熊的通称。lefu（熊）比起它的下位词，在语义特征上的鲜明特色上就逊色多了。而lefu(熊，通称)的上位词aššasu(动物)比起gurgu(兽)，在语义场中处于上更上层的地位，其义项也就更概括了。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的分级较多，语义切割较细的特点。这是由满族及其先民早期的渔猎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正如马清华教授所说：“作为经济支柱的经济事物，其不同的经济用途的各形态、类别均会有细致的类名。渔猎经济对渔猎对象、游牧经济对蓄养对象、农业经济对所种农作物的分割，都体现了这一点。”[3]从满语渔猎词汇的组成可见，事物在一个民族或社会的经济生活当中的地位直接影响到了该民族语言词汇语义的分割细度，进而影响到语义场的层级划分。

而且，从认知词汇学角度讲，加细程度是指一个实体被描述的精确和详尽程度，词义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概括，如是就存在一个概括程度的问题，即认知词汇学中的加细程度问题。加细程度的相关词就构成了上下义关系，加细程度较低的词属上义词，加细程度较高的词属下义词。[4]例如图(3)：

guru(兽)

tasha(虎)

buhū（鹿）

suwa buhū

（梅花鹿）

lorbodo

(三岁鹿)

nirkme baimbi

（牡鹿寻子）

miyang ming

(鹿羔叫声)

图(3)

图中suwa buhū（梅花鹿）、lorbodo(三岁鹿)、nirkme baimbi（牡鹿寻子）、miyang ming(鹿羔叫声)的加细程度比buhū（鹿）高、buhū（鹿）的加细程度比guru(兽)的高，guru(兽)的加细程度最低。

正如韩宝育所说，人类在利用词语表达思想的同时，也用这些词语来反映人的精神、意识和文化，人类精神与意识流走到什么地方，词语的网络就构筑到什么地方。 [5]满族先民在长期从事狩猎、捕捞、釆集生产中，直接和动植物打交道，对动植物有着较为独特的认知。反映在满语词汇里，就是创造、使用并留下了大量的语义分割较细的狩猎、捕捞、釆集相关的对象词语、工具词语和方式词语，并形成了一个层级森严而语义结合严密的语义场系统。

二、民族特色突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代表性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与之相关的名词术语、动作行为均有其约定俗成的特殊说法，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说法中总会出现一些与其他民族语里不能严格对应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中就存在大量的特殊词语，它们很难与汉语的相关说法严格对应起来，汉译时只能用解释性的短语形式来表达。例如：

kaican 上风呐喊射狍，春冬时节遇见袍子，众人在上风向一齐喊狍子跑进围，用马箭射杀。

šurdembi 转迷卧兽

darimbi 兽擦人过

damjalame 箭穿透横担，指射中野兽时，箭穿透而没有飞出去，可见箭头又可见箭尾

abtukūlaha 中非致命处

每种语言用词语切分自己所认识的世界，并以此来构筑语义场时，在语义的切分点上出现各自不同的特点。[5]显然，这跟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的切分点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甚至同满族所具有的民族性特征也有关系。

另外，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民族性还体现在存在着大量的关于描写动物肢体、状貌的词以及渔猎场景的摹拟词。如：

描写兽类肢体的词主要有：weihe(牙)、argan(獠牙)、uihe(角)、uihengge(有角的)、fatha(蹄)、ošoho(爪指)、funtu(鹿茸)、gili(角根)、uniyele(鹿尾根黄毛)、kidaki(麅尾根白毛)、suci(兽胎)、sucilehebi(兽怀胎)、kemin(骨血糖)、horon giranggi(虎威骨)、tebku((胎胞)、balakta(衣肐枂)、delen(奶孩子)、nesi(蹄爪缝)、bederi（斑纹）。

描写禽鸟肢体的词主要有：senggele(冠子)、gunggulu(凤头)、fusuri gunggulu(芙蓉冠)、gugulu(顶毛)、asha(翅)、ashangga(有翅的)、duthe(翅翎)、niongdu(翅大翎)、hehe dethe(翅次翎)、yentu(穿翅)、šooge(翅稍小硬翎)、kitala(翎管)、edun dasihikū(撩风)、orho šoforkū(撩草)、encehen(尾)、gindacan(盖尾)、fiyelen(嘴丫黄)、konggolo(嗉子)、alajan(蹼子)、tashū(嗉底)、hureo(鸟脊背)、soiho(鸟尾椿)、fungsan(臊疙瘩)、koikon(臊尖)、takiya(鸟膝)、sira(腿梃)、akjin(距)、wasiha(爪)、fatha(掌)、ferge(后蹬)、 engge(鸟嘴)、ošoho(爪指)、šošon(鹰条)、šošombi(鹰打条)、wasihalambi(爪刨地)、ošoholombi(用爪)、ošohooggo(有腿的)、ajambi(撇粪)。

描写飞禽动息的词主要有：soilombi(飞腾)、fiyelembi(鹰飘起)、kalimbi(鹰飘去)、mukdumbi(云起)、dasihimbi(鹰击物)、forimbi(打椿)、urulehe(雉肥难飞)、aksaha(鸟惊飞)、fijirembi(擦地飞)、lesumbi(擦地慢飞)、habta habtalambi(抿翅疾飞)。

描写鳞甲动物肢体的词主要有：esihe(鳞)、esihengge(有鳞的)、senggele(腮)、ucika(前分水)、fethe(后分水)、haga(鱼刺)、usata(鱼白)、nomin(鱼油、田鸡油)、huru(壳、盖)、hurunggge(有壳的)、tahūra notho(蛤蜊壳)、fuhu(虾瘼癞)、hafirakū(螃蟹夹子)、bulimbi(水面吞食)、kabari(鱼发泡)、gūdumbi(鱼摆子)、godumbi(鱼跃)、godundumbi(齐跃)、godunumbi(齐跃)、murulambi(鱼成群)、fatar seme(活跳)、šarišambi(鱼翻白)、gūbadambi(翻跰)、patar pitir(鱼跰声)。

这些关于动物肢体类、动息类词语是满族及其先民长期细致观察动物肢体所获得的认知结果。由于打猎面临的危险重重，满族及其先民必须谨慎观察周围的动物，并为其细致、具体、系统命名，便于在狩猎生产中准确无误地使用和相互沟通。因此，满语词汇里集聚了大量关于狩猎对象微观描写的词语。

满语渔猎场景摹拟词按照摹拟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摹声词和摹形词两种。满语渔猎词汇中，摹声词多用来摹拟射猎的声音以及动物的声音。例如：cang seme(弹硬弓弦声，形容弹硬弓时发出的声音)、tab seme(弦落垫声，形容弓弦落在弓垫子上的声音)、hiyong seme (箭去有力声)、hiyor seme (箭翎声)、hiyob seme (骲头坠地声)、sab seme (箭擦过声)、sab sib seme (众箭声)、kas seme (箭略擦着声)、tas seme (箭擦着声)、tas tis seme (箭擦蹭着声)、hab seme (正中声)、giyob seme (近中声)、gui gui (赶兽声)、ahūri hūyari (吓伏卧兽声)、cu (嗾狗声，逐猎犬声)、kur (虎兽相据声)、or (虎猛叫声)、fosok (兽猛起声)、fasak (兽猛起声)、giyar giyar (猴叫声)、miyar miyar (獐狍鹿羔疾叫声)。

满语渔猎词汇中的摹形词主要摹拟射猎打围的各种状貌、动物的情状。例如：cib seme (箭急貌)、hib seme (深入状)、sob seme (正中着)、ter seme (整齐貌，形容人马整齐的样子)、ter tar seme (整齐貌，形容整齐)、cab seme (整齐貌)、lib seme (刺入状)、far seme (人马众多)、sab (咬住)、kab kib (众犬撕咬)、kiyab seme (团聚貌，形容行动急速的样子)。

描写动物肢体类、状貌类的词语以及摹写渔猎现场情形的摹拟词大量存在于满语渔猎词汇当中，成为满语渔猎词汇语义场的另一大特色。

三、交叉性特征显著

单词在语义场里得到定义，“相同的单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语义场里，相同的单词在不同的语义场可以有不同意义的表达”。[~~6~~]满语渔猎词汇中有很多动物词也同时承担着标记十二地支的功能，而十天干也对应着十大颜色词。如图所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 干 | 满 语 | 颜 色 词 | 地 支 | 满 语 | 动 物 |
| 甲 | niowanggiyan | 绿 | 子 | singgeri | 鼠 |
| 乙 | niohon | 松绿，青的 | 丑 | ihan | 牛 |
| 丙 | fulgiyan | 赤，红 | 寅 | tasha | 虎 |
| 丁 | fulahūn | 淡红 | 卯 | gūlmahūn | 兔 |
| 戊 | suwayan | 黄 | 辰 | muduri | 龙 |
| 己 | sohon | 黄绿,葵色 | 巳 | meiihe | 蛇 |
| 庚 | šanggiyan | 白，素的 | 午 | morin | 马 |
| 辛 | šahūn | 淡白 | 未 | honin | 羊 |
| 壬 | sahaliyan | 黑 | 申 | bonio | 猴 |
| 癸 | šahūn | 淡黑 | 酉 | coko | 鸡 |
|  |  |  | 戌 | indahūn | 狗，犬 |
|  |  |  | 亥 | ulgiyan | 猪 |

不难看出，singgeri(鼠、子)如果放在狩猎对象场里，表示的是“鼠”的意义，放在十二地支场里其表示的是“子”的意思。niowanggiyan在天干地支场里表示“甲”义，在颜色场里表示“绿色”之意。

**结 语**

本文通过运用语义场理论对满语词语里特有的渔猎词进行讨论，进一步阐释了满语中大量存在着区别于其他民族语的渔猎词汇的原因，即各民族的生产关系，生产活动，生活内容，生活环境的不同。满语渔猎词汇语义的切分以及语义场的形成均有其特定的形式和内容，这与满族所具有的民族性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而且，满族对事物深刻、细致、准确的认知，同该民族富有的思维方式有必然的联系。同时，这些特定的民族词语会不断强化本民族成员之间的亲昵感和认同感，进而使他们在语言交流中可以准确无误地表达所要表述的概念。这也就使他们的语言交流变得更加经济实惠、促进其民族语言的高效使用，自然也对他们提高生产力水平产生着积极的作用。

（注：本文得到导师朝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所党委书记，研究员）的悉心指导，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1]王伟：语义场理论与英语词汇扩展[J].成功（教育版）.2008(3)，108~109.

[2]李敦之：语义场分析矩阵[J].西安工业学院学报.2005(6),606~609.

[3]马清华：语义的多维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243.

[4]陈建生：认知词汇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98.

[5]韩宝育：语义的分析与认知[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16.

[6]吴传凤：语义场和语义差异[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9 (4),89~93.

作者信息：

姓名：崔宝莹

联系电话：15210812665

邮箱：851574379@qq.com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chu fishing and hunting lexical semantic field

Cui Baoying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act:** There are numerous word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cept of fishing and hunting in the manchu words, which are known as the manchu fishing and hunting words.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semantic feature, they became the manchu fishing and hunting lexical semantic field.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mantic field theory, it will be a new attempt to inspect the manchu fishing and hunting vocabulary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semantics and cognitive vocabulary research method are used to reveal the deep reason of the fine variety level, prominen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secting characteristics in semantic field horizon. If these words were put together to inspect, not only revelation of manchu words study has futher exploration, and al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produce the early manchu society life style.

**Keywords:** manchu fishing and hunting words, semantic field, semantic level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tersecting characteristics

1. 崔宝莹，1986年，女，河南省新乡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专业：中国北方语言学 [↑](#footnote-ref-1)